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〇一回 施妙法靈宅縮首 奏元功聖旨頒行

靈宅子將三緘導至上層樓中，欲誅滅之。三緘不識，乃謂小僧曰：「此樓何名『通天』？」小僧曰：「以其與上天相通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能與天通耶？」小僧曰：「人由此樓，可以登天；仙神遊之，可以下地。激上激下，故以『通天』為名。」三緘曰：「極樂世界原在西天，胡是地為西天，尚有通天之說？豈西方樂土在大羅下哉？」小僧曰：「西方樂土本在大羅天下。凡人修行得道，先飛身於樂土，再為修煉，俟功行圓足，然後方昇天府。此樂土者，即塵寰之第一天也。」三緘曰：「飛升大羅而始稱佛乎？抑不待飛升而即稱佛乎？」小僧曰：「未能飛升大羅，誰以佛號封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則是地之低眉合掌者皆非佛也，烏得冒佛名乎？」小僧曰：「此係飛升大羅受封佛號後而閒遊樂土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既稱為佛，吾欲一觀佛法。敢請諸佛顯顯，以釋吾疑。」小僧曰：「吾與爾請之。」言已，假向諸佛喃喃數語，轉而告之三緘曰：「諸佛已許矣。但爾亦宜低眉合掌，不可妄動焉。」三緘曰：「願領其教。」方將兩足趺坐，小僧以手一指，似有至重之物從天半墜來。三緘忽聽響聲將要墜於頂上，扭身一化，化一鶯兒，飛入重霄。

俯首下視，乃一巨石如桶，周圍放出金光。此屬靈宅洞中所煉之飛天石，善能傷及仙子者。見三緘化鶯而遁，此石飛舞空際，似尋三緘不著而已。」是時，公輸大仙早化一老道等候在此，見靈宅至，笑而詢曰：「爾靈宅乎？爾橫順欲阻闡道之人，今何如乎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吾所不平於紫霞者，以紫霞任肩闡道，高大自矜，卑視乎吾。兼之累受彼侮，心實不服。故不得不累復其仇也，豈好事哉？」公輸仙子曰：「凡仙所遇，原不一致。亦如人世富貴貧賤然。有遇合之隆而得富得貴者，非生平造作應享乎此，即前世修積，定自上天。貧賤者流，不知一己亂道敗德，自墜困境，反見富貴而仇之，思欲害之，令如己之貧賤而後已。烏知上天既許，非人力所能奪乎？真人之欲阻道於紫霞，亦猶是也。然阻之累次，敗之累次，亦宜自反曰：『天其不許我乎？』即當解釋冤怨，以守爾清淨矣。而乃如是癡愚不悟，無怪被三緘孺子擊得鼻歪頭腫，為群仙所羞。吾於三緘譬諸伏鼠之貓。真人則譬之畏貓鼠也，急宜縮首以聽天罰，否則，他日有難言者。」靈宅子聆此一番議論，啞口無詞，別了公輸，回洞而去。

孰知闡是大道，不阻於此，必阻於彼。所阻者又屬誰也？

七竅自除海怪黃龍，皇帝嘉其有功，疊次加升，封為尚書一品，得專國政，李赤等效厥奔走，凡一切無頭無質之案，靡不剖晰詳明。皇上甚喜，常稱於朝曰：「朕朝有此良弼，天下可無冤獄矣。」七竅得上如此寵榮，如此褒稱，無奏不允。一日，七竅宣入內庭議事。珠蓮設宴以招李赤等，曰：「爾等為闡道一事，辱受紫霞者累累，獨不思所以報復乎？今者七竅得君榮寵，計從言聽，何不乘機播弄，奏聞皇上，禁止習道之人。如聖旨下時，訪得三緘，即扭入朝，加以大辟。三緘誅後，道已難闡，俾紫霞無顏以見群仙。其計豈不甚善？」李赤曰：「吾等為奔走下人，播弄弗信，不敢再為多口。惟爾與彼既為夫婦，浸潤之譖，或可行焉。」珠蓮曰：「吾譖於內，爾譖於外，如士卒內外攻擊，自然易破其城池。」計議如斯，七竅歸來。

珠蓮自是頻以禁道之語左播右弄，李赤等亦常以此誦憑之。

曾不幾時，而七竅之耳勁軟矣。他日上朝，諸事奏罷，金階俯首，復面奏一本，曰：「聖天子撫萬民，所重者聖賢大道。蓋聖賢之道，不外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，而好異者輒鄙此道，為不厲為。或從釋而不得其正宗，則釋之旁門異道出；或從道而不得其正孰，則道之旁門異道生。以二教之異道旁門，分而為無數左道，或炫人以名利，或炫人以仙佛。學其道者，往往借此而創逆。願聖上天下旨意，敦崇儒學，將一切釋道禁止不行。綱領一除，斯左道不能相沿而相習。佇見群黎合德，四海同趨。上古淳風，可由此而卜矣。」上聞所奏，條條有理，乃下旨曰：「愛卿所奏，實係清源正本。准爾行文如海內山陬，緝獲不習正道者，飭州縣斬決。倘能自知改悔，棄異道而不為者，赦之。」七竅得旨，退出朝班，即令吏部衙門書得飛文，遍行海宇。文內有「道門裝束，該州縣嚴緝，不得縱放一人」等語。此示一出，凡學道輩無辜受戮者甚眾。

三緘不畏，只遣傲性三道人回萬星臺，與諸弟子同習大道，獨將隱身旌掩著身兒，東奔西走，已至都下，正值七竅出衙。

三緘化作漁翁，手提巨鼈一尾，街頭叫賣。七竅見得，暗思：「山珍海味，無所不食，惟此巨鼈，未能下咽。」遂命侍從前導漁翁，送入衙去。侍從得命，上前呼曰：「漁翁來，漁翁來！」三緘曰：「爾呼吾來，莫非欲沽鼈乎？」侍從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吾鼈價貴，庸常之輩烏能沽之？」侍從曰：「吾輩何得食此？其欲沽者，乃吾家大人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家大人何名？」侍從曰：「姓七，竅其名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今向何往？」侍從曰：「上朝議事，頃刻即歸。囑爾隨吾到衙候著。」談談論論，已到衙中。侍從曰：「爾鼈要銀幾許？」三緘曰：「待爾大人歸來，與吾議之。」侍從曰：「吾與爾議，亦是一樣。

何必大人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輩雖能議價，不知烹鼈法，則味亦不鮮。」侍從曰：「如是，爾在此候之。」候到日中，七竅歸衙，詢及侍從曰：「巨鼈沽得否？」侍從稟曰：「此位漁翁古怪，要面見大人，方肯售之。」七竅曰：「漁翁安在？」侍從曰：「尚在門頭，候大人鈞旨。」七竅曰：「爾速傳來，看彼何說。」侍從諾，趨出衙外，向三緘呼曰：「大人傳爾速入，好好答言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自知之，毋庸指示。」及入衙內，不忙不促，將衣整整，上前一揖，揖已，挺立而待。七竅曰：「爾鼈售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願售。」七竅曰：「要銀幾何？」三緘曰：「論此巨鼈，價值千金。大人欲之，吾願奉送。」七竅曰：「爾以售魚聊生，此鼈送吾，日食何出？吾且備銀廿兩，以為日用之資。」三緘曰：「絲毫不鬪但此鼈難得，如烹食時，眷屬侍從概不准同食，惟大人食之。不但疾病可卻，還許壽算長延。倘視為尋常，則無益也。」言罷，將鼈奉上，下堂而去。

七竅果如所囑，烹而獨食。馨香之氣，沁人肺腑。暗自思曰：「此鼈真不易得也。」剛舉二箸，微風動處，其肉化為粉白。以箸挑起，乃是一幅粉紙，上有墨跡。細細視之，首數語云：「禁止大道，釀起水妖；水妖不除，終自為害。」如此等語。以下不知何說，待緩述之。